

著 麥 麥 李

120  
2

# 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批判



新生命書局發行

民國廿二年六月廿日出版

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批判

——實價一元四角——

著者 李 麥 麥

出版者 陳 寶 驊

發行者 新 生 命 書 局

發行所 上海盤盤街寶善里 新 生 命 書 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新 生 命 書 局

門市部 武昌橫街 新 生 命 書 局  
上海四馬路 新 生 命 書 局

## 序一

這本書——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批判——是麥麥在病痛中奮發之結果。麥麥能夠在生理的和經濟的諸多困難中，寫就了這十幾萬字的著作，他這種奮發的精神，我是十分欽佩的！現在他的著作快要出版了，要我作篇『序言』，說幾句話，這實在太困難我了！我簡直是個歷史的『門外漢』！如果，我不寫，麥麥一定說我懶惰；寫來又不知從何處動筆。

我詳細地讀完了麥麥這本書，我覺得有兩個問題——『奴隸制』和『專制主義』——是應先提出說說的。

關於『奴隸制』這個問題，實在有許多人誤解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郭沫若在中國古代

社會研究中，不但在中國古代社會中虛構了整個奴隸制的社會，並且把「奴隸制」加以公式化和普遍化；即在一切民族的歷史中都劃分出一個整個奴隸制的時代，這未免太牽強附會了。麥麥在這一點上的確是比郭沫若要深刻得多，他說：

『是的，奴隸在氏族社會之中，已經存在。但此時的奴隸，乃是戰爭的俘虜，被強制的編入血緣不同的集團內，而為該集團的螟蛉。他們的勞働雖然促進了氏族的分化，然而氏族社會轉入封建時，他們反離開農業，而住於諸侯的府第，成為諸侯的「奴婢」從屬人民。這時的奴隸制，在經濟生活上，沒有什麼重大意義。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制的社會，便完全不同。奴隸在生產上具有一定的職能，而且整個社會都建築在奴隸生產上面……」（本書一〇——

一一）

麥麥此地很明白地指出，存在有奴隸的社會，不一定就是成為整個奴隸制的社會，如果要成為奴隸制的社會，則必須『整個社會都建築在奴隸生產上面』。這是十分正確的。我以為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曾存在過，可以看做完整的經濟結構或社會形式的奴隸制度的社會，如古代希臘、羅馬那樣；這是事實。因此，我認為郭沫若是錯誤的；同時，奴隸制度的社會也非各民族歷史發展

所必經的與不可避免的階段！近來有許多可憐的『歷史家』，常常把中國歷史上大家族甚至於小康之家的蓄婢、養奴都看做中國古代『奴隸制社會』破壞以後的『子遺』；這未免太無常識了。他們從來不從『生產的』立場上去研究社會的經濟結構；他們往往把生產之直接參與者的『奴隸』，整個社會所依以存立的基礎的『奴隸』，與那種和社會生產勞働無直接關係的『奴隸』混爲一談。雖然，這種『奴』、『婢』……也可以稱做：『奴隸』，但絕不是在字之嚴格意義上所理解的『奴隸』；他們都不過是：『家庭奴隸』。恩格斯說：『東方的家庭奴隸却是另一回事。他們在這裏并未能直接形成生產的基礎；他只是間接的家庭之一員；就是不知不覺地成了家庭之一員了。例如：婢妾——Haronsklavinen)。』這還不明白嗎？

『專制主義』問題，在本書中，是外面批評的焦點；所以，我要加以明確的解說。我以爲，若果把『專制主義』看做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之間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那無疑的是錯誤的！但是，若果把『專制主義』看作與政治組織上的『封建主義』有別的『政治制度』，或更正確地說，是封建社會內部階級統治形式之一；應是絕對正確的！我認爲麥麥在本書中，在批

判郭沫若時，所說的『封建制度』、『專制君主制』等等……可說完全是就『政治制度』的意義上來解釋；他是著重於政治組織、政權的階級結構，而不是就社會組織、社會的經濟結構上來說的。譬如他說：

『目前許多……學者，都以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政治制度是舊封建制，而不是專制君主制，……其實，就任何國家底政治制度發展史說，由封建制到近代資產階級民主制，中間都經過了專制君主制之橋梁。……』（本書三一頁）

麥麥在這一段中的小標題是：『封建制到專制君主制之理論』。這一段引語又是開頭的第一段。所以，這裏便是證明麥麥在此地所說的，『封建制』、『專制君主制』都是就『政治制度』的意義來考察的！

很可憐的！現在有許多『學者』，因為反對把『專制主義』看做『獨立的』歷史階段中的『社會制度』或『經濟結構』之故；於是，就進一步反對到看做『政治制度』，階級統治機關的一種形式之『專制主義』。因為要否認商業資本之超越於特定生產方法而存在的理論之故；於是便率性連商業資本自身的作用也加以否認了。這正是十足的『矯枉過正』！

我以為，商業資本的發達，就其自身看來，雖然不能在根本上改變整個的或典型的封建的社會制度；但無論如何是削弱了牠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或多或少地改變了牠內部各階級的相互關係。如：一方面，封建貴族的頹廢與墮落；商人在政治上積極性、自覺力和野心的發展等等……另一方面，原來的政治組織的鬆懈；官僚主義的生長。這樣，商人便有直接或間接地參加政治活動與窺伺政權的可能。所以，麥麥以商業資本的發達（自然不是說，牠可以不依賴於當時的特定生產方法）來說明春秋、戰國至秦諸時代社會內部階級鬥爭的特色，並看到當時的商人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主角」之一；這無疑地是抓住了歷史上階級鬥爭之活的動脈。因此，在一般上說來，在未達到『直接革命』的時代之前的社會內部，由於各階級之間——尤其是統治階級與中間階級之間——力量相互關係的相當變化；伴着地在國家統治的機關之政治組織中，又不得不有相應的『變態』。因此，在封建社會內部也有各種各式的政治統治的形式，如：封建制（在政治制度上說的）、專制主義等等……。然而，這些『政治制度』都不外是封建社會內部所存在的政治範疇。這只是在封建社會內部階級力量相互關係所配合而構成之政治上的結果；但九九歸一，終於是封建政治上的統治形式。這正如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之有：民主政制與法西斯制等等……。

然而，這些政治組織的更迭，也只能表現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階級力量相互關係的變化；絕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統治的本質！這樣看來，無條件地，不顧一切地連『專制主義』這一政治上的『名詞』，而實際是歷史上『存在過的』一種『政治制度』，都加以澈頭澈尾地反對和否認；這難道還不是理論上的無知與實踐上的盲目嗎？

x

x

x

在這本著作整個上看來唯一的特色，就在乎作者能夠一貫地從『階級鬥爭』的精神上來考察和說明全部歷史；這正是胡適之、顧頡剛他們所做不到，而且也不願意做到的；因為資產階級的學者從來是害怕提到這麼一回事。所以，他們是永遠不能夠了解歷史的真實內容。關於這一點在郭沫若的書中鬧了不少的笑話。假使，我們承認，除原始共產制以外，『從來人類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那末把握人類歷史的『關鍵』，除『階級鬥爭』外（當然不是說，不與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相聯繫）還有什麼？本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能夠把中國古代史與西域古代史加以比較考察；這對於各民族國家中實的互相印證上實是必要的。至於對古代哲學研究的部分，的確，各章有各章的特點，而麥麥把墨家和基督教來作比較的，更是本書一個特色。把墨子當做一

個宗教家，在從前雖然已經有人說過；在麥方面却發揮了他人所未發揮的見解。他把墨學看做商業資本發展條件下所產生的宗教；把這種宗教的教義，描成一副充滿了鄙吝和『錙銖必較』精神的市僧商人所需要的『宗教』。這是很有趣而值得研究的，不過他很肯定地說，當時的墨家已建立了宗教的組織，我看是值得討論的。我以為，中國歷史的發展如果不是這樣疲緩和趨起不前，也許即不必要西方的基督教的輸入，古代中國的墨學是有發展為近代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宗教之可能；不幸中國的歷史是走着繁腳的步武前進，所以，墨學就不得不『中絕』了。在韓非一章中，可說是很明確的指出了，韓非的『歷史觀』的特色；韓非的確是中國古代史中一個傑出的人物；他竟然看到了人們的社會關係之經濟的利害關係的真實內容。我們即把他比之十八世紀西歐著名的有產階級的歷史家：特爾（Terro）、基佐（Guizot）也不遜色；然則，兩千年後的中國歷史家：胡適之、顧頡剛之流對於韓非子的『物觀』，應作若何感想？

末了，我以為讀者如果喜歡研究文學，我就請他們去讀郭沫若；如果喜歡考證，我就請他們去讀胡適和顧頡剛；如果喜歡考古，我就請他們去讀羅振玉和王國維。如果願意讀歷史，那末，來讀一讀麥這本書也許不至於使你們失望！

我希望麥麥以後在繼續中國古代史的工作中，對於古籍的整理和選擇方面應該多加注意；同時，對於地底發掘的工作也是不可忽視！我熱烈地盼望麥麥很快地有一部更有系統的、更成熟的、更完備的、更豐富的歷史著作問世。如果我的希望成爲事實，那末，我今天來寫這篇『序言』也許不至於徒然罷！

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靈峯於西湖。

## 序二

作者是這樣走入中國古代歷史和哲學中。

近數年來，作者經歷了一種爲一般青年人所未經歷的痛苦——作者現在仍把這痛苦當作天降大任的磨難忍受着——這痛苦有如王爾德獄中記所言，是不能以季節來區分的，牠是一個極長的瞬間！

當作者寂寞一人，偃息在床，過着度日如年的辰光，外國書或理論書一概不能入目。於是，祇有那比較不費目力與腦力的木版古書，間或可當作唯一消遣之物。病人的感覺也許更爲靈敏吧，那轟轟烈烈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給作者以深刻刺激，何況能坐起來寫文是最能變更我的生活情調呢，這樣，在一九三一年末，在抱病之中寫了：詩經時代的女性生活、評中國古代社會研

究、中國封建制度之崩潰與專制君主制之完成、和先秦時代之社會變革及其哲學思潮上篇。

自後，作者漸漸可以行動了。……不料當作者正慶幸生命有了生機時，二次的病痛之襲擊，更使我在一九三二年七月至八月又經歷了四十餘日的極人生之痛苦的時日。待到再由死中復生時，又是一年之末，又寫了：再論春秋戰國時代階級鬥爭和先秦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哲學思潮下篇；這幾篇東西的性質是：前五篇是研究先秦階級鬥爭的，後一篇是研究先秦哲學思潮的。讀者如欲了解先秦階級鬥爭，前五篇自然重要，但後一篇又可當作階級鬥爭之佐證研究。如研究先秦哲學的話，後一篇可供哲學參考，而前五篇又可當作先秦哲學產生之背景讀。

本書的內容大致已如上述。現在且將本書中幾個特點抽出來：

第一，本書闡明了先秦中國歷史之發展及其因果律。在這點，本書改正了郭沫若王宜昌等的中國『封建社會』是和南歐（希臘、羅馬）一樣，出自『奴隸社會』（不是『奴隸制度』）說之錯誤。三年前，當我指示郭氏這種錯誤時，一般人都以為我是否定了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發展論，而認郭沫若若是擁護馬氏的。可是說這話的人，是忘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教條』式的墨守師說者。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研究實際事實關係上，不是步步墨守馬克思的言論，而是在正確的

應用馬克思的方法。何況郭沫若不止是墨守師說，而且是誤解師說。如果說，封建社會出於奴隸社會是歷史的進步，那麼當說封建社會是奴隸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可是實際上，南歐封建社會恰是古代奴隸社會生產力倒退的結果。古代奴隸社會之滅亡，是滅亡於奴隸勞動的技術之停滯和野蠻民族之入寇。這樣看來，所謂古代奴隸社會，非指它是世界任何國民史上都須經過的社會形態，乃是指它的勞動來源和性質而言。強以奴隸社會為世界史上通有之社會形態，則西歐、北歐、俄羅斯、日本、中國乃至印度都未經過此社會形態，則主張此說者將何以說呢？故我說：凡企圖說中國歷史在西周時代是一純粹希臘羅馬奴隸社會的，是值得一笑的。因此，郭沫若與王宜昌的努力終歸徒然！

第二，本書說清了先秦時代的階級、關、爭和國、家之關、係——這是一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歷史家所不願接近的問題，但又是歷史之中心問題。馬克思說，歷史是階級、關、爭，一切階級、關、爭，結果是政治、關、爭。因此，階級、關、爭與國家自然是歷史的主題。在這裏，我首先說明了西周以前，政權發生之社會原因和西周初年封建國家成立。其次，說到典型封建制度之崩潰，我說明了商業、資產階級之抬頭和專制王權之特徵。讀者如細心讀中國封建制度之崩潰與專制君主制之完

成和再論春秋戰國時代的階級鬭爭兩文，當能覺察作者是以真實革命者的立場來開發中國古代歷史，而與目前一般歷史家談歷史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

第三，在先秦哲學篇，本書一方面，說明了先秦哲學之階級內容，他方面，又說清楚了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途程上，清代的學者祇做了整理史料的工作。胡適纔系統地應用西歐資產階級的觀點解釋中國古代哲學。原來，中國古代哲學實藏有近代資產階級需要的東西，「五四」時代「整理國故」的精神是歐洲「文藝再生」運動和十八世紀法國的「開明」運動之會合表示。資產階級的胡適在中國古代哲學中請出了一羣古代商工階級的哲人來為自己所領導的運動說法。胡適的「喪禮改革」不是墨子的「節葬論」中說過的麼？「五四」時代的非孔運動不是楊朱墨翟乃至韓非熱幹的玩意兒麼？為孔孟倫理思想壓制了兩千餘年的先秦諸子的哲學，如果牠不為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所需用，牠將永遠不為人們所注意，反之，當人們對牠們發生「整理」興趣，且成一種潮流時，牠們早已為人們所需要了。

胡適不自知其「整理國故」之時代意義，乃是因為胡適之之資產階級詭辯性故，正因為胡適之之資產階級詭辯性，致使胡適不敢赤裸裸地從階級觀點上來解釋先秦哲學，於是以階級觀點來解釋

先秦哲學的任務遂落在我們身上。

我們覺得從來一切思想史所證明的，不外是知識的生產。隨着物質的生產變化而變化。人的理想、意見、觀念，一句話，就是人的意識這東西，是決定於他的物質生活、他的階級關係和其社會生產的。因此，治哲學史的人，其任務不僅說明各家哲學之體系，尤在解釋此體系與其外國世界之關係。另外，在思想史上，我們常見在同一時代而生出完全相反的思想之花，我們對這相反的思想之花，如果不從階級對抗上去了解，我們是會爲這些爭論所暈眩、欺騙的。過去的歷史，既然在階級對抗發展中成立的，過去的哲學實是階級鬭爭的工具。而且哲學本身就是鬭爭。這是我們談思想史不能忘懷的。本書先秦哲學篇，自信是做到這一點。就批評正確性上說，作者亦立得很穩。

誠然，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先秦哲學并批判胡適，實不止本書。與本書先後同時出版的有葉青君的胡適批判和李季君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惜乎二君的研究太多使作者不能同意。譬如，葉君說中國哲學史上的莊子是法國『開明』運動的盧梭，我則反是。又如他否定墨子是一宗教家，我的墨子全章却在肯定這一點。我們的認識是如此相反。至於李季君對先秦諸子之

階級內容的說明，我完全不能同意。本書對李君的意見雖未隨時提出加以批評，但我可以說，我的先秦哲學研究是完全與他相反的。

倘讀者願對此三書加以比較研究，我想獲益一定更多。

最後，我想對非難作者在本書中使用「專制主義」一辭說幾句話。當作者寫這個序言時，我看到學術月刊創刊號有胡守愚君「反『專制主義論』」一文，下面申明：質王禮錫、李麥麥、胡秋原諸君。我雅不願代他人對胡君的批評作任何答覆。但我可以說，胡君的標題，即足以證明胡君的愚妄。「專制主義」，或「專制王權」，真的在理論上「在西歐已經失去存在」麼？我且引兩位大師的話來證明胡君之謬誤。馬克思恩格斯共同解說專制王權之歷史意義道：

有產階級發達一步，他們的政治權力也跟着發達一步。當初在封建貴族掌權的時候，他們也是被壓迫的階級。在中世紀自由都市裏，他們便是個武裝自治的團體，有的變成獨立的共和都市（如德、意），有的變成君主政治（圖是作者加的）下納稅的「第三等級」（如法）；以後到了手工業時代，他們被封建或專制君主用做抵抗貴族的工具，且事實上是大王國統一的柱石。最後，自從近代產業和世界市場都成立了，他們就成為有產階級，一手把持了那近代議

會制度國家的政權。（共產黨宣言）

恩格斯更解釋專制王權之階級特徵道：

古代的國家，是壓制奴隸爲目的之奴隸所有者的國家。封建國家是爲壓迫農奴及隸屬農民之貴族的機關。而近代議會制的國家是資本家榨取工銀勞動者之工具。然在某一時期，例外情形，如關爭的階級互保平衡，使國家權力當作外觀上的調停者而一時獲得某種程度的獨立性，也是有的。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絕對王權（同是作者加的）就居於這樣的地位，使互相對抗的貴族與市民階級暫保平衡。（家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我論專制主義與這兩段話有原則的不同麼？而專制主義論果如胡君所言『是社會史論戰上新出現的主張』麼？

重要的，不是專制主義（Monarchism）一辭因馬恩二氏說過始成真理，而是因牠是實際地存在於各國歷史上。

英國的專制主義時期共有兩個皇朝：圖多爾及斯圖亞特。西班牙的專制政體從菲丁南阿爾拉罕（一四六八——一五一六）已開始。俄國的專制主義從彼得一世開始。至於法國從亨利第四起一直到